

孔叢子

三

孔叢子卷第五



臣咸注

陳士義第十五

是篇多賢古之論故曰陳士義焉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

孔武後名武字子順乃子高之子嘗相魏安釐

王年五十七一作子慎

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也

雖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

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

一夫猶言一夫役人尔

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

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又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

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求受慶於

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

人之後道德懿邵也

即美也

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竊旅之

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

令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

季文魏大夫

唯在知人王

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詰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

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

言堯豈樂四凶與鯀而用之哉蓋夫人之難知然也

今文之對不稱

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

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脩仁尚義崇德孰禮以接鄰

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竟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

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

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

秦王乃秦昭王

得西戎利刀以示關東諸侯

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

征西戎西戎獻銀錡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

八寸東鏡曰咫

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

子州記作西胡獻是

王曰

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
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後漢書齊襄王曰今何以獨無對

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
也言戎防秦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
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

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
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
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

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
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

亦不知其父者也言今四方之遠假有如臣者臣又不能通孔子母死殯
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葬問耶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

則聖人與臣同者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得孔子孔子生而叔梁紇
乃殯於五父之衢耶人執父之母誨孔子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

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
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

關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楚關伯北孫於却子之女生子文却
田見之懼而婦夫人以告遂收之楚人謂孔毅謂虎於今李由可則寵之

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
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

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
石以救溺愈不濟矣言李由若可用則寵之何患人之言若以仲尼

而益始抱石而救溺矣魏王使相國脩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是時乃趙孝成王也燕燕謂享燕亦作宴問子順曰今身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

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

欲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

五彩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熟謂五味之熟物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之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

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聚於衣食矣麋鹿食類言散積如之殆可舉榷而駘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訖受教
救產問子順曰救產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

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范蠡本南陽人既与越王勾踐

雪會稽之耻乃扁舟浮於江湖更名易姓適齊為陶朱子皮之陶焉陶朱公乃治產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後年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

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史記稱猗頓用鹽起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

徒問猗頓何也救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

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

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殺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

東里問空腹而好自賢故自親於子順東里問人子順弗下顏下

顏色而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

亮直大丈夫也一曰慎師貞丈人吉王彌以為丈人之謂求為先生役而先

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

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詭

彫亦聰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

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

侮搨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德於

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官他見子順曰魏他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

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

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官他曰將適趙

公子謂趙公子勝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

能稱也官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

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是時燕相乃昌國官他曰將適齊田氏

蓋由和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

他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官他曰唯先生知人願

告所擇將往底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何成子者也昔何

成子自魯聘晉成子乃何過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

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

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

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

乎何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衛獻公以師曹亂出奔齊孫文子甯惠

傷公使甯喜攻孫文子文子奔晉復求入故衛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

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而反其壁反其壁與穀臣之子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
孤廉可以寄財者其卽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
也若人如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
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壁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
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文咨魏人夫不害前政
而有成就與變之而起謗哉言寧順前政而有成就可變更而以起其謗子順曰民之
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
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
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
子產國僑相鄭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位之孰殺子產吾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生初相魯二人
謗誦曰鹿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鹿裘裘投之無郵鹿弭鹿子也其皮也芾小貌投弃也戾郵罪也及三月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
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
生亦不異乎聖賢矣衮衣公侯之服章甫儒冠亦指夫子也魏王謂子順曰吾欲
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穆王周昭王之
子各滿祭畿內之國祭公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
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
無欲之士焉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
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

制君安得而臣之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之二子伯夷名允字公養老往歸之乃武王伐紂叩馬而諫義不食
信伯長夷益叔齊名智字公遠齊謚聞而伯昌善
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焉

論勢第十六 蓋論諸侯強弱之勢云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當秦時

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

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

之之志無難秦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

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

利而祇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

其變也須待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

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故秦始皇雖并天下財五

娶子嬰立月餘項五國約而誅秦魏公子无忌既自趙歸率楚齊韓

羽誅之遂滅秦秦未入境而還子順未入諸侯留兵於成臯

莊襄王時也子順謂市丘子曰市丘子守市丘此師楚為之主今兵

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

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

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

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為矣王故不卜交乎

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

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

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

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此目魚以左右分目

不比不行南越謂之板魚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

側息猶少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

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

謀無過此者故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孰慮之趙王曰苟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卅之明君也韓王謂言惠侯之子韓自宣申不害一卅之賢相也申不害李本黃老主於州

六篇相韓事昭釐侯國內以治諸韓與魏敵倖之國而釐侯執侯不來侵伐於昭侯二十二年死主見梁君者梁君即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謂策其事而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

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言今宣惠王弱於昭釐侯之時魏均於始之魏均也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

好也除有隙之小忿全執圭之大好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殺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弊而擊之言秦勝則我因服秦或秦敗則承其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常屈今皆良將何弊之承時武安君穰侯輩為秦將皆良

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異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言秦既勝趙必更他求當加兵於魏

故曰受其師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龜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趙使孔

鳥餘齊大夫也蓋齊大夫也於春秋時屬齊

趙使孔

趙使孔

青帥五萬擊之趙悼公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

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

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

苦胡異焉言死既一則歸尸與不歸尸以百愚計貧齊之術乃

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

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故無

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士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

之謀其利博哉

子順相魏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

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

素殮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謂致其國魏二遣使入其館

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

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

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

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吾將行如之山東之往

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言如往山東之國則山東秦為不義二所不

入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是時魏景如之何

荅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是時子順已還魏

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

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

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

不在弃之用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魏自秦昭王

之得其百是王弃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

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昏王為太此王能死不能弃

數十名都數百始皇立又

技二十城以為秦東郡矣

子肯質秦

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若

身患而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報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

氏乎秦始自皇既立文信侯呂不韋與太后私通後恐齊竟禍及私求雖

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言非獨四境之內執政之下皆如是

令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毒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毒王受以

國贊嫪毒也則嫪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

交最為天下之上矣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孰不奔呂氏而

從嫪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夫臣節之固莫右乎伊尹故

趙孝成王問曰趙孝成王乃惠文王之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

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

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

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

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家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

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

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文與尚書差多疑是言太甲在

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

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

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

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魏安釐王

子立二十四年卒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梗亦有大夫夫

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

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旬卿趙

十始來游李於齊一表王時卿最為老師三為除酒齊人或讒之乃適

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後廢因家蘭陵肯疾濁世之政推儒墨道

德之華者數萬言漢避言帝諱多稱孫卿焉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負每以其法

相人千日不失言孫卿之相法天象虽方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也然甚疑其自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魏安釐王嘗使新垣衍說趙帝秦今新垣固乃衍族賢者所在必興化致

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蓋子順相魏九有陳大計魏不用遂喟然而歎寢千家者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

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殺亡不暇

何化之興秦自昭王以還已并東西周諸侯國是時秦政始立有吞天下之心故曰殺亡不暇昔伊摯在夏呂

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言呂氏世衰亦不能使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

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

下盡為秦乎始王二十有六年并天下為三十六郡季節見於子順季即魏子

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

飲也孔曰日不樂而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已未有无敬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

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

其魯仲連乎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嘗游趙趙單歸而言其功齊欲爵之魯連乃逃隱於海上曰王曰魯仲連強作

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

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

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虞卿將說之士為趙孝成王上卿後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即義稱号揣摩

政謀九篇以刺魏國家魏齊曰子無然也魏齊魏之公春秋

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

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去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
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春秋經因以為名焉
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宣嬰字平仲萊之夷淮人專行重言齊後世書曰晏子春秋
於世吾聞太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
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述無懷氏以平封禪之事司馬相如
不謂於十言切名雖同而世貴自殊元足怪也

邺鄆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
悅申叔以告子順申叔趙人也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且放之
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
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
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虢公穆王

申叔問曰大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鵠獨否
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鵠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无忌死韓君將親吊焉无忌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後果使人伐
公子將公子自知以毀廢遂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竟病酒而
卒是時韓魏為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
吊君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无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二君
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
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
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

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父子皆貴為論三異彼哲人正止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

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

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言得稱其非則君有

所憚而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言此

起時之言非禮之本意當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

事君欲諫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

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

有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嬰遂與羊舌肸各言其國將亂之事晏子既陳屢賤而踊貴於君其君

為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

答以其事也齊景公以晏子之宅近市故由之公曰子亦市識貴賤乎

則首則欲言叔向語而稱之非特言君之非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

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

故也言往日中山嘗天雨其穀何反亡其國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

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

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曰說種之其義一也大雅生民詩六誕降

嘉穀維維維經注以去天應堯以顯后稷為之下嘉穀若中山之穀妖

恠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鄒文趙之賢人王曰其行如

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

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

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

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吳昌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之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來，儒林相繼。

魯大夫子以救聖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公、宣公三命，茲益恭。故孔子，宋人也。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二國謂趙與魏。從古及今，

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敞矣。吾曰：

若先祖父立，廩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

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

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

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第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趙王' and '子順']

孔叢子卷第六

臣咸注

詰墨子第十八

墨翟當戰國時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餘人孟子稱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氏為我是无君也墨

氏據安是元父也无父无君是禽獸也其著書証難孔是之事故孔對詰而下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对又問三皆不对公曰以

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為賢聖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

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

君非賢聖之行也楚昭王卒公于問乃与子西子西子西召故

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楚之邑也白公好

丘而下土後晉伐鄭告急於楚使子西報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

遂与勇士口之并能殺公日子西子西子西置之高府欲殺之

楚王遊者屈固負王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報

楚王車王之徒共相殺詰之曰楚昭王之出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

衛楚昭王卒惠王二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史記

年此六十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

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二你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

卒十旬矣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卒白公墨子雖欲謗毀聖

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史稱景公欲以尼

齊邑也諸本或作維記也見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

遂定盛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孝不可以道家公曰善

史稱是嬰建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也

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之化負不可以為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路

之礼越用之以行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此文微異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礼不欲崇喪遂哀也奈

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

晏子答以礼云景公曰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礼於政與天地

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礼也晏桓子卒桓子嬰晏嬰安斬衰枕草苴

經帶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廬遂衰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

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鷓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鷓夷形若蓋以馬革為之吳王夫差取五子臣尺盛以鷓夷革字之

此言夫子欲田常知已故去而用之云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

常病之陳常即田常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

常殺其君孔子乘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田常殺齊君孔子請討之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三桓之家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

附意謂向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

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負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

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處藜藿羹不粒之食七日若其豚飲

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

以義我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季路以衛出公難

位蒯瞶為社公孔悝乃孔圉文子之陽虎亂魯陽虎欲尺殺三桓載

詐而得虎奔齊弗盼以中年畔漆彫開形殘形殘惡疾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

孔聖與蒯瞶作亂子路聞之而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
後往是時子貢為魯使於文月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
之有弗躬以中年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
且漆彫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
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
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
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與孔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
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怪可也不然則不然矣言晏子前稱孔
子所為皆非聖賢之行此又以為聖賢
相是先後相及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
君而得順焉是有二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言事三君皆得
景公三君皆得

順似諂而不正若有二心然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顛覆得順也聞君子
獨立不慙於景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辰守言孔子伐樹於
宋削跡於衛

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不言小
人則

相毀如是君子則不然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言晏子為其
君所蔽而轉

排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
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
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言君之心非一名有所蔽也
嬰事君之心非三推正而已孔子聞之曰

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
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
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且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

兄之悌弟也言盈成匡乃人父之孝子人兄之悌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盈成匡之公三

七十子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

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

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

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

其母死服衣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

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放意安者卒自行之

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于己適證其非耳言墨子以親死欲不哭於

用晏子為引上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意為安則終自行之何必

曹明問子魚曰曹明未詳何許人子魚鮒字觀子詰墨者之辭

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言墨子今已死使其

答曰苟得其禮雖百里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

前也言詰之得其禮雖百里墨子吾益明白矣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

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

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

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

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原憲字子思季羔

一食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

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

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未能有善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

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安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

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矣不疑

矣

獨治第十九此言行已如是則可自抗不詘獨治於已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

倦季則謂子魚曰季則蓋魯三桓之後大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

者也今先王淡泊世務脩无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

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

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

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充軍旅之任徒能保

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幸可矣去盡往乎對

曰吾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

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叔孫通魯之薛人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漢二定天下以為博士

尹曾謂子魚曰尹曾未詳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答曰

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陳餘大梁人後為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陞軍斬餘活水上秦將滅先王之

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成

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

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張耳大梁人也餘年少父事

為列項交更高祖為布衣時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更姓名俱之陳涉起耳餘謂涉後餘說武安君武臣立為趙王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後有

隙卒斬餘於水上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

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主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

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

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其父也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
各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
宗此入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承鳳千金加束帛以車
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
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主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
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
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為王其
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
父怒曰佑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
遂不為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
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

言僅能為丈夫然禮義則塞而不通雖開姻婭而不能曉達惟幸訓誨以免愆戾

致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
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厥
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奉遵焉對曰昔唐之內

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禮稱其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是也妻之

父母為外舅姑爾雅云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

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

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

此悉以親配非尚於德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

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詰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

邪服不言及言同姓而無服者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

其列籍也繼之以姓而無制齧之以食良而無殊文隨本屬之

限救為近則死為之免為之免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政也
是故臣之家也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別姓猶言別宗弗父何宋
隱公之子孔子之始祖

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孔氏大小宗則
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
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王之言厥義博哉

寡人雖固敢不盡心固情言
問軍禮第二十一陳王步請問軍禮子
魚谷之乃獨專于篇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正秋賞軍師武人于朝

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我於是子西冬以級
授軍司徒措扑北面而誓之以手級授
其鞭扑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

五日大史策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策則
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

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成謂師律
已成定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
以齋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言以大司馬奉
所遷廟社之主無

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凡
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言廟社行主及皮圭幣
帛之主命每所至之地

則先告奠而後就館示有
尊也舍當作釋音與釋同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
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

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
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師陳列車甲卒五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

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
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
名也柴于上

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頌兵傷上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
類禡皆用甲丙戌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

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

刑罰戮于社主之前書稱用命則賞于社然後鳴金振旅有司編

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

于祖禩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設奠反其主若王命則卒奠斂玉

埋之于廟兩階間言埋五則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

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鄉食有功於祖廟舍爵策

動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

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忘其國中之事即

戎師陣則忘其家忘其家之為故天子命將出征親繫齊盛

服設奠于祖以詔之詔告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

首而受命受命天子當階南面命受之節鉞大將受賜謂受所天子

乃東回西面而揖之謂轉南面自東亦弗御也謂既揖已然後告

太社社宰執盥宜於社之右左傳云戎有受服南面授大將太

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

馮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

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

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国先鋒入

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主軍敗則駟騎

赴告于載憂大雅曰載憂天子素服哭于廟門之外三

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軍敗三日哭

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大師曰古之禮

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

其人蓋言
田道之人

答問第二十一

武安軍海陳王級有所問子
臣得詳而答之故以各篇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武臣即武安君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

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侯夫弗犯雖

身之失亦不能化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

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

歷遠過茲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

聖人無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

之聖人也子以為奚若韓非喜刑法各術之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

難十餘萬言後韓王遣非使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

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三以為然下吏治

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然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暴死於秦不能

子鮒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

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

也好事而穿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贖欲以取信於群

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

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

亦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趙襄子立四年知伯

中行故地後知伯左驕請地韓魏之與之入請地於趙不與知伯怒遂

卒韓魏攻趙之襄子懼出奔晉王國攻晉楊群臣皆有外心惟高共不

取天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孟同私於韓魏之與合謀反滅知氏共

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揚之難惟共无功襄子

曰方晉傷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

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

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陳

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魯四卿皆在也哀公二十七年

師伐鄭次于同丘鄭駟弘請殺于齊之師殺鄭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

伐鄭不卜鄭亦是此時知伯與中行氏諸卿猶在而仲已卒也

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

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濛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义手跪謝施施而退施猶俯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南向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一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胄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荅曰各自用其正

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周以建子為正子時為朔商以建丑為王曰正丑時為夏以建寅為正寅時為朔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

有寵立焉天人生美文月其婦王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逐蒲城夷吾於屈奚齊於絳後驪姬半立奚齊謂申生曰君愛存妾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於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而獻之公祭之地墳之犬斃與小臣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原絜申生溢于城姬遂諧二公子曰比日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吾氏春秋云申生遂以劍死康成稱難經顧博士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

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謂獻公以驪姬人為信而受其言人之夫婦夜泣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是以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

成其說以誣萬俗也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舉動也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

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

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

皆書實事由系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

也今幸得聞命實乃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誅秦秦使將章却距之

陳涉書周章手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陳王以秦國之亂

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耶

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使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

感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

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

生無累也謂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

言常為攻我之備也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

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

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

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却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儒使

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

以人間近事喻之言欲先生以近事為之議荅曰流俗之帝臣所不忍也今

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言俗事臣不忍言今王命之臣昔在

梁梁人有陽田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言其驍勇若骨騰肉飛然

手搏躡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

相汙漬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

亦奮怒因授以背使杖擊手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什地氣絕而

不能與鄰人聞其凶也凶人當作凶人窺而見之趣而救之
妻愈驚忿莫肯舍旃或張其袞然後乃救人以无敵之伎力
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无備故也今王与秦角強弱非
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
之也王曰譬類誠住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无後救
却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博士凡仕六旬老子陳將沒戒其弟子曰襄長九尺六寸首与

太守年五十七魯曰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謹頌不衰且先君

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享儒術而知權

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叔孫通魯人之

文孝待詔博士漢王入彭城通以弟子百餘人降漢後定漢儀拜為奉常尋為太子大傅惠帝復徙通為奉常

孔叢子卷第六

